

張栻集
上

〔宋〕張栻 撰
鄧洪波 校點

岳麓書社

張
栻
集
上

〔宋〕張栻 撰
鄧洪波 校點



张栻像,载《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
清康熙二十四年手绘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清绘本宋右文殿修撰张栻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張宣公畫像



張栻画像,载道光洗墨池刊本。

穎悟夙成進脩不息大
 本卓然克躋道域傳註
 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
 言後人矜式
 明羅倫贊

晉熙後學曾榕敬書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躋道域。傳注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明羅倫贊

晉熙後學曾榕敬書

棧雖未獲

層見而

光正大家人

之盛蓋亦足朋遊講之熟矣自

分符齊安相望匪遠時聞起居與夫

為政之方而尤深願識之念豈謂

誨墨所以慰籍相與甚誠厚不勝感服棧晚

陋刻亦有學政慕古哲庶幾勉焉而未之有

得也讀來示更重悚戰

右謹具

呈

持禪服張

棧

劉子



先正大家帖,上海朵云轩 2015 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敬以深冬佳雪應時伏惟

提刑臺簿尊兄甄裝多餘

神所相右

台候起居萬福祇正尔相望之遠敬

若時尊生

進德任道以對

休嘉

右謹具呈

提刑臺簿尊兄 寸



十二月一日承事郎公孫賡撰權發遣江陵府張斌劄子

张栻佳雪帖，藏故宫博物院，
收入《宋贤四帖》，有朱家潘先生所题序跋。

淳熙乙未歲中秋日廣漢張鉉
夫約長樂鄭少融玉趙養民同
游水東諸巖簿莫自松閣放舟
泊水月洞天宇清曠月色佳甚因
書崖壁以紀勝槩

此張宣公知桂林時書迄今七百五十九
中秋矣是日徘徊於南軒刻丹桂風開妙
本銘宣子清句云桂覆手栽存正氣字面心面見曉悅微勝槩也公自謂有書癖云云意非近本
而宮此帖為秦氏家藏鈔刻同刻以見其真確也

张栻游桂林水月洞题词拓片

南軒文集卷第一

詞

風雪亭詞

嶽麓書院之南有肩坵焉於登覽爲曠建安劉公
命作亭其上以爲青粉遊息之地廣漢張某名以
風雪又繫以詞

眷覽山之回隄有絃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
辟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蔽葺試芟夷而
御視翫景之來宗耀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
山屏靡以旁圍谷窈窕而潛通兩翼兮前張擁千
塵兮後從帶湘江之浮漾遙逾嶺兮橫空何地靈之

南軒文集卷一

久闕助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闕楹之周重
撫勝概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識義爰遠
取於舞雩之風昔沐浴之謠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
師之有問各踴陳其所衷獨默也之操志與二三子
今不同方舍是而銓然諒其樂之素克味所陳之紆
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終于
葛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
乎日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
此邁千載以希蹤希蹤今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審操
舍兮斯須翼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質之
內訟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

道光洗墨池刊本書影

欽定四庫全書

南軒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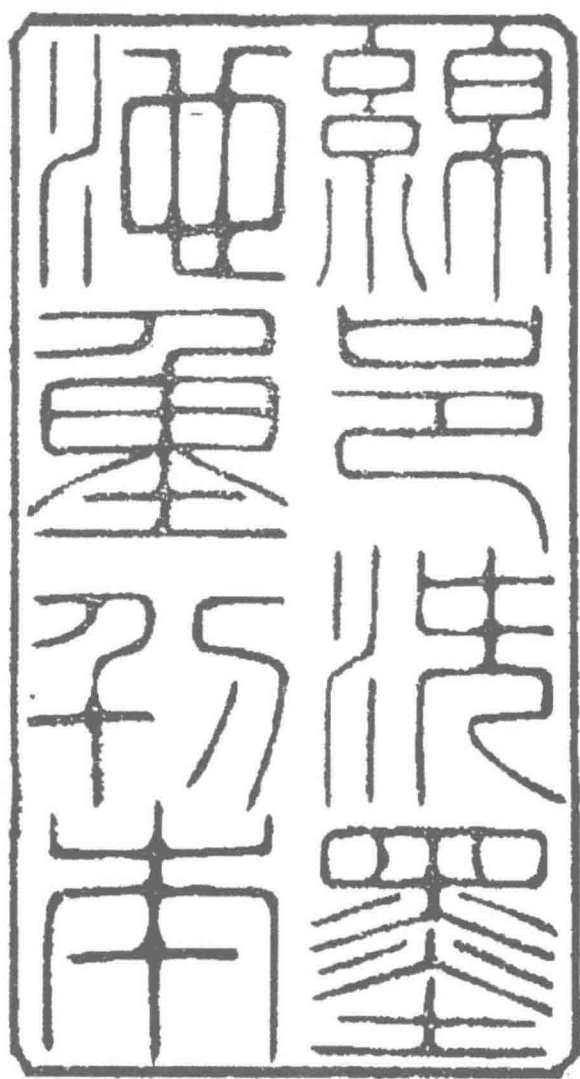
記

漳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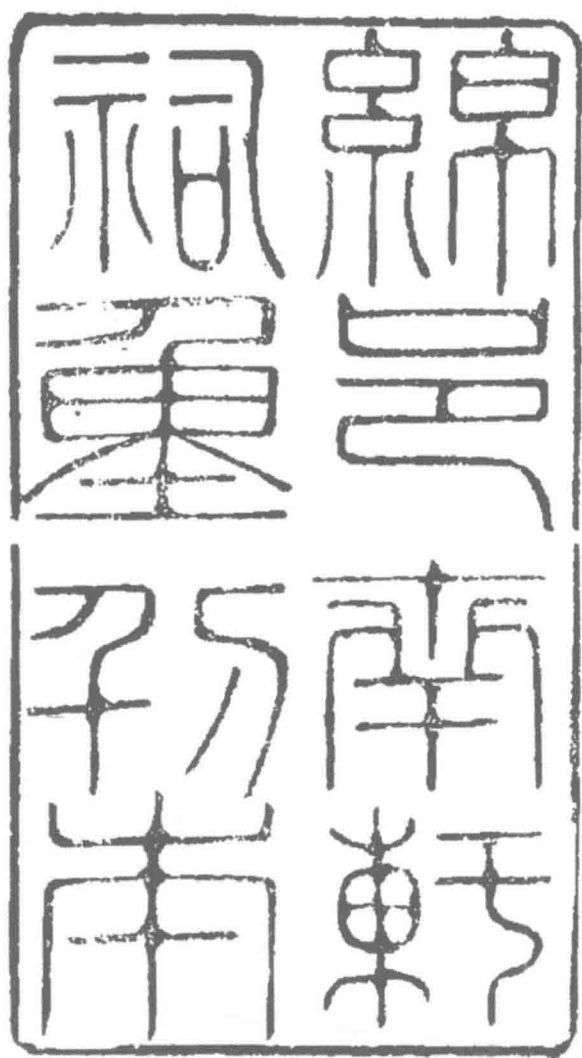
漳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
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諸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
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使殿拜國子主簿使
購教搜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
欽定四庫全書

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遺廢乾
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湖南既別靈夏茲民俗安靖
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
請侯疎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
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垣屬州學最授金華郎顯經紀
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悉遵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
其山川之勝堂序之嚴秉相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
之爲是舉也豈將使子摩居狹諱但爲決科利祿計乎

四庫全書本書影



道光洗墨池刊本牌记



道光洗墨池刊本牌记

前言

湖湘文化的中坚是湖湘学派，而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则是本书作者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卒后三十余年，追谥宣，后世因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绵竹张氏，世称大族。张栻曾祖张铉，宋仁宗时以殿中丞致仕。祖父张咸，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官至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父亲张浚，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号称中兴名相，但遭秦桧排挤，贬谪湘粤二十余年。临终，以曾任宰相而不能雪耻恢复中原为终身之憾，自觉无颜见先人于地下，遗嘱葬于衡山之下。张栻生于蜀而长于湘，长期随父辗转于潇湘岭南之间，至此乃遵遗嘱葬其父于潭州宁乡（今属长沙市），并徙居其地，子孙繁衍至今，皆尊其为迁湘始祖。故而，绵竹张栻又得称为湖南宁乡人。

张栻“生有异质，颖悟夙成”，深得乃父张浚喜爱，令其长随身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既长，以荫补右承务郎，任职于其父之宣抚司都督府。从此，踏入仕途，成为一名没有进士功名的

南宋官员。计其一生，张栻历任严州知州，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侍讲，左右司员外郎，袁州知州，静江府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除秘书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淳熙七年（1180），以病请辞，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未及拜官而卒于江陵任所，年仅四十八岁。

张栻虽然英年早逝，历官未久，但他却以修德立政、清廉正直、举贤荐能、选将练兵、抗金复仇等正面形象享誉孝宗时代的官场。其生也，人们对其期待甚高，《宋史》称其“有公辅之望”；其死也，孝宗皇帝“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①由此可见，其官宦生涯闪耀光辉，史有定论，流芳丹青。然而，张栻一生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从政，而在治学、育人，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为基地，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并最终成为集湖湘学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者。早年他师从胡宏于碧泉书院，以其超群学识而深得器重，曾有“圣门有人，吾道幸矣”的赞语。学成之后，他先后创建城南、道山、南轩书院于善化、宁乡、衡山等地，倡导师说，将湖湘之学光大于胡氏身后。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他主持教事，因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对“群居佚谭”，反对“但为决科利禄计”，反对仅为学习“言语文辞之工而已”，坚持辨理欲、明义利、体察求仁，将教学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动

^①《宋史》卷四二九。

联系起来，以培养“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济世人才，即坚持“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①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他力主致知力行，知行互发，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博思审择，颇具特色。因此，“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②。湖湘学派得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基地而盛极当年。

东南三贤之一的朱熹，远在两千里之外的福建，得闻张栻阐胡宏之学于岳麓书院，即于乾道三年（1167）秋，偕学生“往从而问焉”^③，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此次会讲，以“中和”（心性论）为主题，涉及太极、乾坤（本体论），持敬、察识持养（道德修养论）等理学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月有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④。

3

朱张会讲意义重大。首先，对张栻而言，学问愈讲愈明，思想趋于成熟，正所谓“遗经得细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对朱熹而言，它有着启导其集理学之大成的重要作用，正如朱熹答张栻赠诗所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⑤书院两个多月的会讲，对朱学体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于此不言自明。其次，对岳麓书院而言，东南三贤中有二贤讲学于此，何其幸也。“自此

①见《南轩文集》卷十。

②杨锡铨：《城南书院志·改建书院叙》。

③朱熹：《中和旧说序》，见《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④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

⑤张栻、朱熹：《南岳倡酬集》。

以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①此正所谓“真儒过化之音不可绝而莫之继也”。后人继起，朱张二先生就这样被奉为岳麓百世之师，朱张之学即成岳麓之教的正统。朱张之学，确立了岳麓学统，不仅影响书院数百年，而且通过书院影响湖湘文化数百年的发展。第三，此次学术活动，曾开不同学派借书院会讲之先河，大倡自由讲学之风。二位先生辨中庸之义，三昼夜而不辍，是为追求真理的大学术风范，可以楷模后世。

总之，朱张会讲是湖南乃至全国书院和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是不同学术流派在书院开展学术交流的典范，是书院与理学的一次完美结合，可以视作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形成的标志，更是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的标志。从此以后，朱学与白鹿洞书院、吕学与丽泽书院、陆学与象山精舍（书院）相结合，它们和岳麓一起，号为“南宋四大书院”，开创了一个理学与书院一体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二

湖湘学派是一个形成于宋代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命名学派、勾勒学统并首次对其作清晰而全面描述的是南宋大儒真德秀。宋宁宗嘉定末年至宋理宗绍定初年间（约1224—1228），真德秀曾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他在《潭州劝学文》中说：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

^①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学，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跛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熙宁以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謦咳者甚众，故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而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①

非常明显，在真德秀看来，南宋后期盛于全国的湖湘学派，以人才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而著称，而考其学术源流，则由前期的周敦颐（元公），中经胡安国（文定公）、胡寅（致堂）、胡宏（五峰）父子，近则张栻（宣公）、朱熹（文公），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统。在这个学统中，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河洛，有开祖之目；胡氏父子设教衡岳，对湖湘后学多启导之功；张栻、朱熹二先生则阐明理义，集诸老大成，更被推为学派的旗帜，其著作“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抬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湖湘学派的学统与前述岳麓书院的学统重叠于“朱张之学”这一部分，是岳麓书院在湖湘学派无上地位及领导作用的反映。这种地位和作用的影响是长期的，以至它使

^①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二。按《真西山文集》卷四十亦载此文，惟文字稍有不同。